

艾森豪威爾 合作保衛法屬北非

法軍政機關仍掌原職

傳維希逮捕魏剛

【路透社倫敦十四日電】艾森豪威爾將軍與維希政府合作保衛北非。艾森豪威爾將軍已於昨日抵達北非，與法軍政機關合作。法軍政機關仍掌原職，維希政府亦已逮捕魏剛。

北非海外海戰

傳德機集中地中海

【路透社倫敦十四日電】德機集中地中海，北非海外海戰。德機在北非海外海戰中，表現極為活躍。德機在北非海外海戰中，表現極為活躍。德機在北非海外海戰中，表現極為活躍。

盟國北非大捷後

匈統治者不滿軸心

【路透社倫敦十四日電】盟國北非大捷後，匈統治者不滿軸心。匈統治者不滿軸心，匈統治者不滿軸心。匈統治者不滿軸心，匈統治者不滿軸心。

敵寇對佔領區統治一元化的企圖

以軍部為中心的軍部與財

閥的分贓聯盟

【路透社倫敦十四日電】敵寇對佔領區統治一元化的企圖，以軍部為中心的軍部與財閥的分贓聯盟。敵寇對佔領區統治一元化的企圖，以軍部為中心的軍部與財閥的分贓聯盟。

斯末次談北非戰局

【中央社倫敦十三日電】斯末次談北非戰局。斯末次談北非戰局，斯末次談北非戰局。斯末次談北非戰局，斯末次談北非戰局。

敵圖進行決戰

新島軍進逼布納

【路透社倫敦十四日電】敵圖進行決戰，新島軍進逼布納。敵圖進行決戰，新島軍進逼布納。敵圖進行決戰，新島軍進逼布納。

南游擊隊

攻克兩市鎮

【路透社倫敦十四日電】南游擊隊攻克兩市鎮。南游擊隊攻克兩市鎮，南游擊隊攻克兩市鎮。南游擊隊攻克兩市鎮，南游擊隊攻克兩市鎮。

智阿態度曖昧

智利左派力主與軸心絕交

【路透社倫敦十四日電】智阿態度曖昧，智利左派力主與軸心絕交。智阿態度曖昧，智利左派力主與軸心絕交。智阿態度曖昧，智利左派力主與軸心絕交。

加拿大軍隊

開抵白爾塞他

【路透社倫敦十四日電】加拿大軍隊開抵白爾塞他。加拿大軍隊開抵白爾塞他，加拿大軍隊開抵白爾塞他。加拿大軍隊開抵白爾塞他，加拿大軍隊開抵白爾塞他。

不同征服的蘇聯游擊隊

【路透社倫敦十四日電】不同征服的蘇聯游擊隊。不同征服的蘇聯游擊隊，不同征服的蘇聯游擊隊。不同征服的蘇聯游擊隊，不同征服的蘇聯游擊隊。

【路透社倫敦十四日電】不同征服的蘇聯游擊隊。不同征服的蘇聯游擊隊，不同征服的蘇聯游擊隊。不同征服的蘇聯游擊隊，不同征服的蘇聯游擊隊。

金納重申建立臨時政府

印回教主電賀蘇聯國慶

【路透社倫敦十四日電】金納重申建立臨時政府，印回教主電賀蘇聯國慶。金納重申建立臨時政府，印回教主電賀蘇聯國慶。金納重申建立臨時政府，印回教主電賀蘇聯國慶。

克利浦斯演講

推舉納粹計劃

【路透社倫敦十四日電】克利浦斯演講，推舉納粹計劃。克利浦斯演講，推舉納粹計劃。克利浦斯演講，推舉納粹計劃。克利浦斯演講，推舉納粹計劃。

季冬爭戰已極

準備有極已

【路透社倫敦十四日電】季冬爭戰已極，準備有極已。季冬爭戰已極，準備有極已。季冬爭戰已極，準備有極已。季冬爭戰已極，準備有極已。

【路透社倫敦十四日電】季冬爭戰已極，準備有極已。季冬爭戰已極，準備有極已。季冬爭戰已極，準備有極已。季冬爭戰已極，準備有極已。

第四次通過平漢鐵路

侯亢

一九四〇年十月四日，我第四次通過平漢鐵路，是從冀中到晉察冀去。

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真實的戲，也從來沒有這樣被感動過。

我們從××縣政府出發的時候，準備到遠××村。村離平漢鐵路僅十公里，休息半天，當天夜裏過路去召。可是我們剛到××村不久，就在這村裏的二區區長那里召集了羣衆大會歡迎我們這羣從萬里南來的客人。我們不願意出席大會，以行路疲勞為辭；其實卻是爲了這裏離鐵路太近，恐怕招風。二區區長却看中了我們的心思。

「同志，你們得在這天早晨太陽出來才能過路，今天出來。這個羣衆大會，指導了我們的工作，夜裏還可以睡覺。」

這時已經大天明了，村裏的農民有的已經把糞壘到車上，吆喝着牲口往地裏遍第一車糞，公雞低沉的叫聲末了，樹上的老鴿站於一會撲開翅膀「呱呱」的叫着飛向遠方。我們離開××村不到二里路，東方的天空就紅了起來。

「你們儘管放心出了寨子，我担保。沒有問題，我們常開這樣大會，敵人一出寨點，我們就封……」

二區區長有三十來歲年紀，中等身材，長方臉上長着兩隻大眼睛，一張巧小的嘴，穿着一身黑色夾衣，看起來和普通農民沒有什麼兩樣，不過，從他黑而大的眼睛裏面可以看出他的堅毅和智慧。他站在我們的面前，兩旁手像一個親熱的朋友似的說服了我們，我們只得聽從他去會場開會。

說起來真使人不相信，做鐵鐵路幾里路了，在白天氣裏，我們還騎在大搖大擺的馬蹄上，攔路兩旁在田地裏搖着穗穗，澆白菜的農民，驕驕馬蹄聲，抬起頭來望我們，像平常見慣了似的沒有驚奇，又轉回頭去做他的工作。我們們前走後的二十四個區游擊隊隊員們，雖然每人身上揹着一條步槍，掛着刀，揸手榴彈，但是從他們走路的悠閒的姿態裏，再聽到他們哼着的低低的小調，這卻像是一段秋季季被裝行的隊伍。李區長也像是伴送親熱的朋友出行，他武

「李區長，爲什麼我們得在太陽出來過鐵路，那不危險嗎？」

我們當中一位同志不安心的這樣問他。

「那才保險哩！——現在你們過鐵路得經過×××，×××以南不到半里路是敵人看大鐵橋的崗樓，×××以北不出一里路，是車站，鐵路兩旁還有一丈二尺寬六尺深的「護路溝」，敵人夜裏巡邏，扒「護路」，巡邏從裏中十六團在海邊鐵路上下了地崗，這些天敵人沒有得更緊，要面走着，一面和我們談閒話。

「拍拍」，突然的接連兩槍從鐵路那邊傳來，走在隊尾最前面的那個細高條的黃源隊長長，向後面傳過話來，讓我們拉開些距離走，我們也自覺的略下馬來，但是李區長還說：「沒關係，這是常事情，敵人沒有發現我們，騎着馬走吧！沒有事。」

田里裏渡水的農民，聽見槍聲，沒有一點慌張的神情，抬起頭望了望，還是照常搖他們的船槳。

夜裏鐵路，實在困難。你們人倒不多，這八匹牲口是驅騾車。明天早上太陽出來呢？敵人一夜來就路乏了，他們以為八路軍白天不敢過路，都回去睡覺了。就趁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安穩穩的過鐵路。」

我們從冀南到冀中通過石德路、滄陽河、滄石路，過去我三次通過平漢鐵路都是在黑夜，這次却要在太陽出來過鐵路，雖然我早聽見說過，可是我感覺還是稀奇：大白天日過路，什麼都看得清清楚楚，敵人的堡壘、據點這樣瞭

我們進了棗林，棗林前面不到半里路，是×××，出來×××五十步就是平漢鐵路。

冀南警隊長招呼我們在棗林休息，他帶領着一班人先到鐵路邊去偵察和布置警戒。我們趁這機會，每人都整緊我的肚帶，備好馬搭。李區長從木壳裏抽出他那支二把三眼的「盒子」。

我們正當燃着火吸烟，從×××裏零零落落的匆匆的跑到我們這邊幾個人來。它們立刻就站起來去拉緊自己。

「沒有問題，老百姓是我們的，只要過了鐵路綫，什麼事也沒有。」

我們同李區長走進會場，許多人早在這裏等待我們了。在晉東南、冀南曾參加過幾次羣衆大會，但是沒有開過這樣大會——在離平漢鐵路僅有十里路的「愛護村」，竟

密，敵人的交通這方便迅速，那麼麼能行呢？我把這些問題請教李區長，他却沒有把這些問題放在心上，很渾然的回答我：

「沒有問題，老百姓是我們的，只要過了鐵路綫，什麼事也沒有。」

我們同李區長走進會場，許多人早在這裏等待我們了。在晉東南、冀南曾參加過幾次羣衆大會，但是沒有開過這樣大會——在離平漢鐵路僅有十里路的「愛護村」，竟

的馬，準備隨時撥回頭來跑。而李區長却不慌不忙的往前走了幾步，站在林邊靠着一棵叢樹，兩隻手打個畧似仔細的打量那個個人，他望了一會，回過頭來笑嘻嘻的說：

「沒關係，自家的人，這是往路西邊去的回來了——你看，每人肩上都揹着空口袋。」

來的人近了，我們看的明白，十五個人每人都揹着空口袋。

「你們回來了，辛苦，辛苦，辛苦……」

有這整齊的紫雲裝——青抗元、自衛隊、婦女自衛隊、兒童團成行的排列着，站在最前面的高小學生更格外的整潔，一律白褂子，紫花色的帽子褲子，每人裙邊一把綴紅線褂子的木刀。我們一進場，全場的人一齊舉起掌頭高呼着：

「歡迎翼青參觀團同志，指導我們的工作。」

喊罷，電子打正高粱地裏「嘩嘩」的震天響，我想平漢鐵路的敵人一定能聽到。但是敵人說這是「保護村」裏的「夜不眠」，同志們放心的過吧！鬼子都睡房！——

「前鋒鐵路好過嗎？」

「沒事，同志們放心的過吧！鬼子都睡房！——

「啊！啊！沒說的——」李翼長你來送同志們。」

「老趙，不對了。」他們每人的額頭都流出了汗水，「進寨林人們不受累而的拿出羊肚子手巾擦汗。我看着不覺的說出來了這句話。」

「應該，應該，沒說的，同志們抗日不能做飯肚子，我們不能上火錢打仗，送點糧食……應該，應該，沒說的。」

李區長宣佈開會了，××村的村長——一個粗胳膊轉粗腿，大頭大腦，身軀魁梧的農人——走上台去用洪鐘似的聲音演講：我深深的被感動了，我至今還忘不了他那最後的兩句話：

「我們××村的親熱，只要有最後一口氣，就是抗日的。日本鬼子可以殺我們的人，燒我們的房子，把我們的地

我們一支紙烟吸完了，區游擊隊長還沒有招呼我們前進。看看太陽離地平線一大多了，×××裏也有人挑着短槍担子往地裏送早飯了。李區長雖然不慌不忙的抽出第二支紙烟來燃着了，可是我們的心上像爬滿了螞蟥，那裏樹上的麻雀在跳來跳去，吱吱喳喳的叫得煩死了。這時誰還有心去欣賞這美好的秋天早晨，每個人的眼睛都注視着×××出來的任何一個人。

突然從×××跑來一個人，我們的眼睛都注視着他。

我問：「真不強於正規部隊。」

「我們南進不強於正規部隊。」

我問：「你們的戰鬥經驗豐富嗎？」

「我們是抗日的人。」

後來我聽說，因為他帶領八路軍過鐵嶺，被敵人知道了，而逮捕他，他聽了，敵人把他父親兄弟捉了去關在監牢裏，至今還沒有放出來。

冀南參加團的同志們接連的簡單的致答詞。

隊伍展開了，青抗先利用會後短促的時間，操演了步兵轉法和刺槍，那嫺熟的技术，整齊正確的姿勢，有力的一聲喊，真不強於正規部隊。

我們進了×××，跑過東西大街，清楚的看到鐵路了。可是前面的馬驟然停止了。

一退，退，很快，敵人從後面包圍上來了。」

「馬驟然站住在村口一座殘牆後面，搬走了食大菜用。」

婦人來端著簸箕拉著去推磨，聽見鈴聲，撇了簸箕丟手，拚命的向一條巷子裏飛跑。三四個小孩子正在好好的玩著，也「嗚呀，媽呀」的哭叫著往家門裏鑽。大多數人的門都「忽隆」一聲關緊了。

「這沒有說的，丟在路這邊，路那邊。」

「都丟在路那邊。」

「隔著鐵線路，我們這邊怕不好說……」哦，沒有問題，這放在我們身上，在這條路上來往，咱們同志們從來沒有

我們被馬拉溜圍到村東口，匪游擊隊長又追着我們喊：「快回來，快回來，敵人打退了，沖，沖……！」

這時候我們每個人都跳上軍衣不接下軍衣，「哈打哈打」的直喘，頭上臉上滾下汗珠，軍衣也都溼透了。聽見喊聲，沒有一點遲疑，立時拉緊馬又撥回頭來，可是馬聽見前邊的槍聲，連打轉圈不肯走，後面用手仗拚命的打，有的人用力過猛，連手仗也打斷了。打着喊着又跑到村西口。李區長站在那裏，他一面打着槍一面喊：

「快！郭鄉長那裏，沒有問題，這個訊一準能梢報了。」

「快！郭鄉長那裏，沒有問題，這個訊一準能梢報了。」

「同志們，沒關係，沉着點氣，敵人巡路的播車子，被我們打退了。」

我們出了村西口，槍聲更緊密的響起來，耳朵邊「啾啾」「噼噼」的子彈直叫，身前身後冒起陣陣的黃土。我清楚的看見四五個鬼子臥在播車子旁邊的鐵路上的我們這邊射擊，也聽見見南邊鐵橋的崗樓上急烈的打着機槍。可是我們沒有臥到或者開槍還手，而重被被驚的馬拉飛機跑，前面的一匹馬聲聲驚蹣蹣跑了，我的馬把頭一低把我拉

負人。

我們打聽了去××的路，要走了，慢慢的走着的區游擊隊員趕上了我們，兩個青年和他們見面就打招呼：「王班長你又上來了。」

「來送同志們！你上那裏去？」領頭的那個游擊隊員問答他。

「我們去看看那三匹馬落到那裏。」

倒也跟著那匹馬跑了，後面的一匹馬也跑了，三匹馬無繩的狂奔的跑到堤前而去。但是趕到鐵路邊被一條路溝一擋住去路。我照著他們三匹馬預試探路車躍過，溝太寬太深了，三匹馬到底沿著一條路溝一同南跑去。

沒有掙脫的五匹馬都集結在鐵路邊，不肯跳溝；拉馬的人跳下溝去攔力的拉攏繩繩，後面幾個人拚命的用手去打，用腳踢。人急得汗流浹，馬總是沒有盡力氣的向後掙扎，不肯跳溝。敵人離得西北兩邊集中火力向這裏射擊，太危險了。

「對了，你們先養心……」

「咱們這些人還沒設法……啊！我們走了，改天見。」

兩個青年搖擺著手裏提著的槍，邁開大步很快的走了。

「同志們，這，咱們那匹馬要是不跑到敵人據點裏去一定能找回來。這付馬的小組真負重事。」

「這不是一『愛護村』，還有我們的遊擊小組？」

「嘿！這村裏的遊擊小組可別啊！明地裏就是『愛護村』，暗地裏就是抗日。要，不，離鐵道這裏近沒有辦法，口」

「我們丟掉馬的人，再也沒有馬的顧慮，那兩個已經跑過鐵路那邊的『護路溝』，匆匆前進了。我也跳下溝去，彎着腰迅速的跑過鐵路，又反過一條溝跟着前邊的那兩個人跑下去。」

「一會，和我同行的北斗同志騎着馬從後面追了過來。」

「侯亢，騎上馬跑吧！」

然而，我的馬已經丟了。我看着他用力的鞭打着馬奔馳，只一會，他就消失在前進的樹林裏了。這時，我覺得自

有「明保衛操，暗保劉備」的辦法——你看那個二十多歲，個子高些的，就是這村裏游擊小組的班長。」

我們剛走出村莊，一條曲折漫長的路溝就在我們的眼前

已跑得太慢，敵人的子彈打的太遠了。我的身前身後還是斷不了被子彈打的冒起一團一團的黃土。

在鐵路兩旁田地裏工作的農民，聽見槍聲的飛鳴像是沒有什麼驚慌，但鎮靜的騎隊在土坎下。一個蕩蕩的農民手裏握着繩繩壓在大車下。他們像是久經戰鬥的戰士，不為槍聲所驚慌了。

走進樹林，槍聲還在稀疏的叫着。然而我不跑了，我緊緊的邁起大步子。

——提高生產技術，是督察冀邊區經濟感觸——

涉區農林牧殖事業，正為着達到這極地廣與發展中——

路過一條小河，沿着寬闊的乾涸的河灘——是驅除害蟲——

走去了，更到了農林牧殖局的第二農場。到了休息

這時西來的火車「嗚嗚」的叫了兩聲，槍聲又緊密起來。

「同志們，這次受驚了，咱們的人都過來了吧！」十幾個游擊隊員從後面跟了我們過來，領頭的一個這樣問我們。

「沒有什麼，都過來了——今天這是怎麼弄的。」我回答他。

「咱們起身太晚了點，剛才不是講的八點鐘的車。這輛

五月的季節，大家正忙著實驗的工作，我帶著農場主任到了東邊，一塊實驗的麥地裏，練習生們正在作小麥雜交和播種的實驗，（兩種不同品種的小麥，用人工使其受精，成為雜交品種）在雜交實驗過的麥穗上，套滿了一個個白色的紙口袋，風吹動着，遠遠望去，像在碧綠田波瀾裏

滑着輪船似的，新農具，在的時候，使着，為着播

羊草也圓了，雜交麥和最大的豌豆

車開來以前，鬼子打着搖車子出來巡路，咱們碰上了。咱們一打，敵人的搖車子就像鬼子似的往後退。第一響，看鐵鏈的敵人就打起輕機槍，等你們出村口，搖車子上的人也就下來打起輕機槍。過了鐵鏈，這沒有事了，放心大膽的慢慢的走吧！——這次提得真不巧。」

「咱們這幾個人，敵人不出來追擊嗎？」

「這個鬼啊！追擊？」敵人一步來都累了，大部分都到車站上睡覺去了，崗樓上有兩三個放哨的，搖車子上四五十

泛起的白泡沫。有，麥地的那邊，他像練習生正忙落荒地。到地，上裝，準備播種的實驗，石頭上放着，幾十包用雞皮紙包著的優良的種子。

從地裏回來，在一所不大的院子裏，半個院子用葦葦編成的柵欄隔開了。那裏飼養着不少雪白的肥碩的絨絨來航鵝。人們進來了，他們驚慌的跑來跑去。這是產卵

走越顯得十分疲倦。越走越慢，走起來很吃力。羊瘦的全身

在邊區已經

個，車站上他又又騎馬，這邊附近又沒有他的鐵轡，來的少了恐怕吃虧，來的多了，得費長時間，咱們早就走遠了！——沒有關係，進了樹林子就入了保險地，慢慢的走吧！」

走出樹林就是一個村莊。我們剛走進村裏，迎面匆匆的走來兩個青年小伙子，我們相距一遠可以看得清楚：他倆一個人手裏提着短槍，斜敵腰，藍布襖被踐踏的像是攪過兩保手榴彈。他走到我們面前，還沒有等我們開口，

轉進另一個房子，那是人工拆鷄窩，一個雞生正從柴棚鑽裏，把剛孵出的小鷄撥出來，可愛極了，幾百個小鷄，振動着牠們蹣跚的腳步，向那裏跑。

牠們蹣跚的腳步，向那裏跑。

晉察冀邊區農、林、牧殖場
趙烈

「『老城！加油啊！』這時我忘記了疲勞和槍聲，不禁爲這集體勞動的力量而歡呼了。」

「『對！同志們剛才才是你們和鬼子打的嗎？』」

話，烟燭嫋嫋的從他稀疏的八字形的鬚鬚間升起，他的話像是開了閘板，河流滔滔不絕的傾瀉出來。他正說着，忽然間像是想起了一件什麼重要的事情，他急速的走到一棵

「是，你怎麼知道？」

「剛才我們聽見槍聲，你們這又從那邊來——同志們，不必慌了，歇歇再走吧，喝碗綠豆湯。」

我們走的也實在疲乏了，兩臂腿像綁上了鐵塊拉也拉不動，口渴得要命，嘴裡爆起來一層乾皮，嗓子裏直覺得冒火，臉上身上不流汗了，倒覺得陰涼起來。我們趁便就坐在路旁一面喝着綠豆湯，一面和挖路的老鄉談起來。

「離鐵路這麼近，你們敢這麼多的人挖路？」

大柳說：「提溜一個竹籃子過來。」

「同志，我們忙什麼？你吃了飯了嗎？」他說着從籃子裏拿出兩個饅頭來往我手裏塞，我因為不餓，不接。

他倒，他面對面的慈祥的對我說：「哼！吃了飯，來到我這裏就和到了家一樣，可別做假，沒有別的；餓了有饅頭了有綠豆湯，還有白蘿蔔鹹菜，咱們抗日的都是一家，我的孩子也在外邊，大家都是一樣。」

我知道這位老人家邊講邊有勁，同行內同志們都走來了。

「怕鬼子咬下根鷄巴毛，不等他老鴿插通，我們就知道他往那裏飛。鬼子來少了，我們游擊小組就打他回去，來多了，我們就逃。」

「你們不怕他燒房子，殺人。」

「怕鬼子咬下根鷄巴毛，不等他老鴿插通，我們就知道他往那裏飛。鬼子來少了，我們游擊小組就打他回去，來多了，我們就逃。」

「你們不怕他燒房子，殺人。」

替我們準備的妥妥貼貼，可以舒服的休息。可是我們三個丟馬的人，總是坐不安心，心裏真像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擔心着錢沒找回來。

翌日，我們還沒有起床，郭路書長便叫醒了我們，他笑嘻嘻的拿着信站在我們睡的炕前。

「李區長來了信，他說老百姓拾到兩匹馬交到二區游擊隊了。」

我們到了××，宿在××縣政府路西辦事處，郭路書長

他路了行列拖了有一里路長，男的女的算起來不下四百人。離鐵路不出八里路，這樣多的人拖路，我看著有所顧慮。

「怕鬼子咬下根鷄巴毛，不等他老鴿插通，我們就知道他往那裏飛。鬼子來少了，我們游擊小組就打他回去，來多了，我們就逃。」

「你們不怕他燒房子，殺人。」

替我們準備的妥妥貼貼，可以舒服的休息。可是我們三個丟馬的人，總是坐不安心，心裏真像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擔心着錢沒找回來。

翌日，我們還沒有起床，郭路書長便叫醒了我們，他笑嘻嘻的拿着信站在我們睡的炕前。

「李區長來了信，他說老百姓拾到兩匹馬交到二區游擊隊了。」

我們到了××，宿在××縣政府路西辦事處，郭路書長

「鬼子來了，這些婦女跑得到！」

「現今的婦女可真不比往日了，不叫她們來，偏來。昨日鬼子從車站來了。這些男子漢跑得快，聽見鬼子出來，一哄就散了。這些婦女雖說走大腳板，到底不沾，跑得七搖八跌，有的折了腳，有的摔破腿！」……今日早上我們說再來破路，她們鬧着非來不可，還和我們提出競

隊上了，聽說鬼子還傷了一個，死了一個……還沒有等他說完，我披了上衣，一手提着褲腰躍下炕，一手就去接信。

我看信信，不禁笑了。李副長——這個老好人，他信得這樣客氣，他說在鐵絲上開了戰場亂子，他太粗心，該受處罰，他請我們原諒；他的信又寫得這樣仔細，他訴我們一匹馬是他游擊隊員捉回來的，另一匹是×××王祥任交到區游擊隊上的……」

賽哩……」

和我談話的是一個近五十歲的老年人，蓄着兩撇小八字鬚，一副長長的臉，說起話又流利又鏗亮。

其他同志們都起來搶着信，看着信都裂開嘴笑了。

一九四二年雙十節於延安

的武器。

時候了，遠遠地望見同志預

的重要環節

目的而在積

這是山波蘭雄豬和中國母豬雜交生出來的，它生長的速度比起中國豬來要多兩倍（肉內脂肪質多，蛋白質較少），不但長得多，而且長得快，這裏一隻十八個月的波支豬，現在已經快有四百斤重了（最高的紀錄能在六個月長肉二百磅，這種豬最大能長至五百斤左右），圓筒形結實的身軀，四隻短小的腿支撐著顯得有點不相

嘿都養有這種羊了。使牠與土羊雜交，改良羊種。在別處所看到生出來的第一代雜交羊，毛質與房某部改進許多了，將來第二代，第三代將會更好的。

爬過了一座大山，山上滿目都是山林，第一林場就設在山下的小村子裏。

在住房的旁邊，有一塊大田間，那裏有

除了，這是瑞士羊，美利奴羊羣組成的羊羣。一頭比小驢羊走在前頭。山羊跟着，

牠們，地裏回來，這是最近才創造的。犁前加設了一個木輪子，耕地就能減少犁和土地的磨擦力。現在它更完善起見，打算改裝圓轆。

像運動場裏的木馬一樣，走起來却要比重國狹徑難倍。一次，牠跑到大街上去了，幾個練習生任後而追趕到得身是汗還沒追上，它這一個特點，現在却被人看做極好的優點。因為掃蕩來了，牠還可以跟着爬山越壑打游擊。

老鄉們都喜歡牠們，許多老鄉都願意把自己的豬和牠性交。

練習生們種自己的工作，修枝間伐，播種造林，培養標準，研究技術，接木實驗……。

深山巨谷裏，人家少的地方，漫山遍野都是長滿了原生林，但是野林是長不大的。為了改造它，使它生長發達權利。他們每天忙落到天然林裏修枝間伐的工作，在

美利奴羊，因為絨毛剪去了，鬆鬆的，只有那幾隻瑞士乳(母)羊，後腿夾著沉重的乳房，越有那些地方慢慢地繁雜起來了。

這是一隻小羊羔跟着奶媽個不

任說：這是世界唯一的奶羊種，大能擠出六磅以上的羊奶，它

牧場是在一條狹小溝溝，幾間草房的小村旁邊，關於這裏的馬，只有那驢的混合耕畜在還要多得很了，只有那驢頭頂的黃利奴羊羣，才是最熱鬧最新鮮的。

這是一間混合的羊寮，其中一部份是中國綿羊(用頂黃羊雜交，改良土種的)，除了一羣純種的美利奴羊之外，還有一大羣是第一代的雜交羊，許多才是一個多

林場的×技師說：這裏山桃樹很多，可以接成蜜桃，老鄉們不知道，常把它砍伐當柴燒了。現在他們已開始實驗，並且已經有很多接成了。

寬大的院落，院子北邊開着兩扇柵門進去，使人感覺到像是「動物公園」，這裏養着的是飛來航鵝、波茨豬……等等。規律的生活，誰也不受乾批評，兩層的「洋房」裏，吃食，集會唱唱才助作的：羊羣整天在月的小羊羔，可是已經長得很大了。牠們的生活是整齊而清潔，飼養草料都是有着一一定的飼餵的飼槽，在羊的耳朵上都編成了號碼，牧羊人和練育生能够隨便的指揮着每隻羊的行動。

這是世界唯一的暖絨毛的羊羣，牠長着一身豐滿而緊密的絨毛，在冬天，人的手插進毛裏是摩不滑皮膚的，絨毛又細又軟。

還有，橡樹可以接成栗子，胡桃樹可以接成胡桃……等，他們正在加緊進行培植實業的工作。

木質林本來是難於推廣的。的確，他們費盡了很大的努力，對老邁們進行宣傳說服的工作。現在，許多老邁已經自動的作修剪園地的工作了，有幾個園地已經有萌芽的樹苗的設置了，特別是蘋果園裏，有茁

1875